

(古|代|言|情)

# 鳳怒·凌云志

下

郁轩 著

YUXUAN ZHU

綫裝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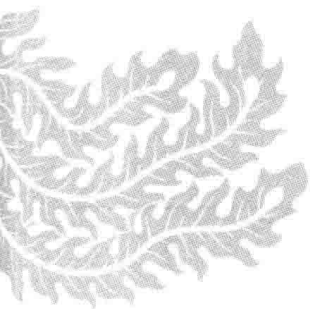
# 鳳 怒

凌云志

下

郁轩 著  
YUXUAN ZHU

綫裝書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风怒：凌云志：全3册 / 郁轩著. — 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18.1

ISBN 978-7-5120-2668-1

I. ①风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3209 号

## 风怒·凌云志（下）

---

作者：郁 轩

责任编辑：姚 欣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17 层 (100078)

电 话：010-58077126 (发行部) 010-58076938 (总编室)

网 址：[www.zgxzs.com](http://www.zgxzs.com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制：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24

字 数：340 千字

版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0001—10000 册



线装书局官方微信

---

定 价：98.00 元 (全 3 册)



## 目 录

第十二章	358
第十一章	326
第十章	294
第九章	265
第八章	227
第七章	193
第六章	154
第五章	123
第四章	088
第三章	052
第二章	032
第一章	001



翌日便是傅凌云的及笄礼，傅凌云一大早就被姐妹们闹醒，妹妹们围着她看扁豆给她穿衣梳妆，个个恭喜她正式成年，送上及笄礼物。宋姨娘也亲自过来送了及笄礼和生辰礼，她没有立刻送到傅凌云面前，而是让韩嬷嬷先检查一遍，确认没有犯忌讳的东西，才敢给傅凌云。

傅凌云失笑地说道：“宋姨娘不必如此小心，我只对夜来香过敏，别的东西都没事的。”

回头便吩咐铃兰仔细看顾宋姨娘，宋姨娘已经显怀，挺个大肚子，她瞧着都担惊受怕得慌。

宋姨娘拘束地笑了笑，见一屋子年轻女孩子说笑，傅凌云还分出丫鬟来照顾她，她略坐了坐，送上吉祥话便离开了。

傅凌云很忙，只朝她点点头，接着起身和姐妹们去寿安堂迎客，陪来宾说话逗闷。

北晋伯府的四姑娘汪子芹也在座，傅凌云看见她很高兴，这群小姑娘里，除了亲戚包括淳于嘉在内，她最喜欢的便是汪子芹了，既有同病相怜与她相似的身世，又欣赏她的为人。

汪子芹真诚地祝福道：“恭喜你成年了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。”

傅凌云摸了摸，是一条双面绣锦帕，她惊喜地说道：“汪姑娘竟然会双面绣啊！”

汪子芹腼腆地笑道：“闲来无事，拿刺绣打发时间，我们老夫人索性请了会双面绣的师傅来教我，傅大姑娘若喜欢，以后咱们得空可以一起探讨。”

“姐姐们要探讨什么啊？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突然传来一声天真而爽朗的声音，傅凌云回头一看，不禁和汪子芹相视而笑：“是淳于妹妹来了。淳于妹妹，我们正在说双面绣，你瞧瞧汪姑娘的双面绣多好看啊！”

淳于嘉好奇地接过来看了看，顿时惊为天人，缠着汪子芹也要一块这样的手帕，却不说要学刺绣的话，惹得汪子芹和傅凌云哭笑不得。

汪子芹笑道：“等你及笄的时候，我绣得更熟练了，到时给你送个更好看的。”

淳于嘉这才作罢，刚好傅二夫人眼尖看见她，拉她去熟悉及笄礼的流程。

汪子芹有些惊讶地说道：“你请了淳于姑娘做赞者？”

傅凌云点头，无奈地笑道：“她听说赞者需好友或姐妹，硬是磨着国公爷要来，国公爷求了老夫人，这才答应她。”

明明是带些责备的话，傅凌云说出来却显得无限亲昵。

汪子芹羡慕地说道：“你跟你未来小姑子的关系可真好，多少媳妇嫁了人处理不好姑嫂关系，今儿看了你及笄礼的人肯定会夸赞你们姑嫂相亲。”

傅凌云嫣然而笑，跟淳于嘉处得这般好，是她今生的一个意外之喜，转眼瞥见汪子芹怅然若失的表情，她心一凛，汪子芹比她小一些，但还没说亲呢，她身份尴尬，怕是她那继母也不敢随便说亲，她又是伯府原配嫡女，门第低的人家也不敢要她啊。思及此，傅凌云不禁怜惜起她的身世来。

临近中午时，及笄礼正式开始，看戏听歌的夫人姑娘们都集中到寿安堂来，分别坐在大厅两旁观礼。

礼者，天地之序也，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。

镇国公夫人上有公婆、娘家父母在世，下有儿孙俱全，是傅老夫人专门请来的正宾夫人，镇国公夫人面色肃然地喊了声及笄礼开始，几名妙龄女子入场，以琴瑟演奏《高山流水》。

傅凌云便踏着从东次间走出来，她穿的是采衣，短裤褂，缁布为衣，朱红锦滚边，素色的布鞋，梳双环髻，这副装扮象征着天真烂漫的童年。

净面后，她席跪朝北叩拜，镇国公夫人道：“吉月令日，始加元服，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，寿考维祺，以介毕福。”然后从有司傅二夫人端着的托盘里取了一支冠笄戴在傅凌云发间。

傅凌云跪谢，起身回了东屋，傅二夫人也将托盘端到东屋，为傅凌云换上素色襦裙，束上腰带，这套衣饰象征着豆蔻少女的纯真。

第二次出来后，镇国公夫人递给傅凌云一杯酒，念祝词道：“旨酒既清，嘉荐令芳，拜受祭之，以定尔祥，承天之休，寿考不忘。”

傅凌云跪拜祭酒，然后再跪拜，饮酒。镇国公夫人为她戴上钗环。

有司跟随她进了东屋，等她第三次出来时，换了身正式的缕金缠枝并蒂莲提花绡大袖衣，下面是百花不落地百褶裙，面上抹了脂粉，化了淡妆，雍容大气，典雅端丽。

镇国公夫人微微含笑，眼中闪过满意，这是她为傅凌云准备的及笄礼服，穿在傅凌云身上真漂亮，念祝词说道：“礼仪既备，令月吉日，昭告尔字，爰字孔嘉，女士攸宜，宜之于嘏，永受保之，曰伯某女。”

傅凌云开口回答道：“凌云虽不敏，敢不夙夜祗来。”

这样及笄礼算是完成了。

今日及笄礼的“主人”只有定南侯一个。定南侯是男人，自然不能到后院来，就命小丫鬟送了一张帖子给镇国公夫人。

镇国公夫人打开看了，笑意温柔，说道：“侯爷给傅大姑娘取了表字恭贺傅大姑娘成年，表字为，昭卿。”

傅凌云再次叩谢，朝北方大林氏应该坐的位置拜了拜，她心里有些酸涩，大林氏名为“林照月”，定南侯便取了谐音的“昭”，不过她也不能直接用这个表字，因为犯了林照月的忌讳。定南侯情愿犯忌讳也给她取这个表字，对大林氏深厚的情意恐怕只有定南侯心里清楚了。

观礼完毕，各家夫人纷纷来祝贺傅凌云，傅凌云没空去整理那酸涩的心情，渐渐地也把这酸涩给忘了。

席面上难免有人提到小林氏为什么不回来给傅凌云主持及笄礼，傅老夫人都淡淡地回应她在家庙祈福，但有些比较喜欢东加长西家短的妇人便自个儿猜出无数个版本，大抵上大家都明白小林氏在傅老夫人这里是失宠了，都偷偷取笑她，更有甚者质疑小林氏的品行。

没有母亲主持的及笄礼，傅凌云的脸面有些不好看，但脸面最难看的却是傅冉云，而且她不仅脸面难看，还窝了一肚子火。

淳于嘉下来后，失望地和傅凌云说道：“及笄礼可真繁琐啊，我以为赞者要帮着你换衣服呢，我正好可以第一时间欣赏你换上正服的模样，谁知就干巴巴地站在镇国公夫人身边，啥也没干！”

傅凌云扑嗤笑道：“那是镇国公夫人心疼你，怕你劳累，才没让你做事。”

淳于嘉嘟嘴，她觉得镇国公夫人更像是怕她弄坏了钗环和簪子，才什么都没吩咐她做的，想到钗环，她又兴奋起来，拉着汪子芹和傅凌云叽叽喳喳地讨论哪家的首饰新颖，哪家的衣服用了新料子。

淳于嘉眼珠子一转，看见汪子芹身上的衣服样式她似乎没见过，连忙问：“汪姐姐，你这身衣服我没见过，是你们府里绣娘新做的吗？”

汪子芹低头看了眼自个儿身上的衣服，她这身衣服跟京城衣服不同在滚边镶的不是锦缎而是红狐狸毛，她笑道：“这是我舅舅和舅母从北方回来时做给我的，过年便送来了，还有几件夏装、秋装和冬装。”

这样一说，傅凌云和淳于嘉便明白是她生母家的舅舅和舅母，而非现在的北晋伯夫人那边的舅舅和舅母。而且，北晋伯夫人娘家是清贵之家，所谓清贵之家就是指两袖清风的人家，北晋伯夫人为人有些小家子气，哪里舍得年前就把一年的衣服给汪子芹做好了。

淳于嘉有心让汪子芹高兴些，便开玩笑似的笑道：“那我回去后让我们府里也做几件这样的衣服，汪姐姐可别嫌弃我跟风。”

汪子芹笑道：“你尽管做便是，北边多的是人这么穿。”

三位小姑娘谈了一会儿，汪子芹借口更衣出寿安堂缓口气，走到一处桃树林里，正欣赏着“满树和娇烂漫红”的美景，赞叹定南侯府竟然有这样一处好去处，行至某棵树下，却突然听到有人在树林里说话，听声音像是在争吵，而且有男声也有女声，她不想惹事上身，便赶忙躲在树后，打算悄悄离开。

傅凌云怒气难平，他本来是在前院和父亲、祖父一起招待宾客，傅凌云的及笄礼虽然没打算高调地大办，可因为她和安国公已定亲，傅家宗族以及淳于家族来了很多人庆贺，加上跟傅家关系亲近的豪门贵族，老侯爷和定南侯依然忙得团团转，这时有个小丫鬟跑到前院来说是傅凌云行完及笄礼，找他有事，是关于赵流云的。

他以为傅凌云得知他故意冷眼旁观赵凌云摔倒，来询问他的，便没多做疑



惑，谁知一路走到这桃花林里看到的却是赵流云。

傅飞云屡次三番遭受赵流云算计，脸色当然不会好看，想走，那赵流云却哭啼啼地诉说对他多喜欢，他羞得满面通红，又羞又恼，骂了句她不知廉耻，赵流云就想拽他的袖子。

傅飞云一步跳开，像是怕沾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甩甩袖子，终于不再掩藏厌恶，恶声恶气地说道：“赵姑娘！你门牙掉了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样破相的女孩子，你觉得老夫人和老侯爷会让你做我的妻子吗？”

赵流云赶忙捂住嘴巴，垂眸的刹那，真想一巴掌拍死傅飞云！

她哭着哀求道：“飞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喜欢了你十几年，你既然没有心上人，为什么不能接受我？我的确是破相了，可是我会为了你努力把那颗破牙补好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难堪。飞云……”

傅飞云没想到赵流云跟打不死的小强一般，他都骂她破相了，她竟然还不依不饶，若非清楚她的心思，他说不定就被赵流云这副唱作俱佳的模样给骗到了。

正在此时，桃树林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嚓脆响，他的耳朵警觉地抖了抖，是有人踩到树枝的声音。

傅飞云大恨，生怕被人看到他赵流云“私会”，赵流云会因此赖上他，因此，心情更加烦躁，索性更狠地说道：“赵姑娘请自重，叫我一声世子爷不难吧？而且，就算你补好门牙我也不会娶你，我才不会娶个丑八怪！你再纠缠，我让老夫人把你扔出侯府，滚！别再让我看见你！”

这句“丑八怪”说出来，傅飞云感觉舒服多了。

而赵流云脸色大变，抬头恨恨地瞪了眼傅飞云，她脸皮再厚也不会在听到对方叫她“丑八怪”还能说得出“我喜欢你”的话来。她跺了跺脚，拎起裙摆，飞快地跑了，跑的时候踉踉跄跄，因为昨儿个她左腿膝盖摔破了。

赵流云边跑边想，这是她给傅飞云最后的机会，既然傅飞云如此不识抬举，她没必要再犹豫了。就照着傅再云的计划去做吧。

傅飞云终于松口气，继而提气大喝一声：“谁鬼鬼祟祟地躲在树后，给小爷出来！”

汪子芹咬唇，微微吸了口气，她刚才踩到树枝发出的声音还是被傅飞云给发现了——她本不认识傅飞云，是从刚才两人的对话里才知道这位毒舌的小少年正

是傅凌云的同胞弟弟傅飞云。她一阵头疼，真没想到傅凌云那么温柔的人竟然有个这般毒舌的弟弟啊！

她可不想像赵流云那般被傅飞云排揎一顿，而且她还不小心偷听到女孩子向傅飞云表白呢，傅飞云不得扒了她的皮！于是，她躲在树后，坚持不出去。

正在她咬住牙根准备坚持到底时，她躲藏的树身突然“铮”的一声响，树身剧烈摇晃，桃花纷纷掉落，落了她满身满头，同时，她一颗心也沉到谷底，那把剑的力道震得她这面的树身裂了个洞，差一点点就穿透树身，刺伤她！

汪子芹沮丧地走出来，但她在看见傅飞云的那刻立刻脸色一正，先发制人道：“你是傅大姑娘的胞弟飞云吧？我是刚来的，你和赵姑娘的话我没听见，我也并非有意偷听。而且，你在自个儿府里怎么可以随身配剑呢？要是误伤了人可怎么好？”

傅飞云脸上的凛冽之色还未散去，他盯着汪子芹，眉头微微皱了皱，下巴朝树身上一点：“不是剑，是匕首。”又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汪子芹惊讶地望向那棵倒霉的桃树，只见树身上果然插着一把匕首，而不是长剑，她蓦地以帕子掩唇，这个小少年真不能小觑啊，才这般小小的年纪便能将匕首扔那么深。

心里这么想着，汪子芹一时被吓住，不敢再用教训的口吻和傅飞云说话，便老老实实地回答道：“我姓汪，是北晋伯府的四姑娘。”

傅飞云脸色瞬间变得柔和，朝前走了两步，却发现汪子芹竟然反射性地朝后退了两步，他哭笑不得，声音也柔和了些，作揖行礼道：“原来是汪四姑娘，我听家姐提过你。四姑娘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”

汪子芹尴尬地揪了揪帕子，语无伦次地道：“我不过随便走走……我真不是有心听你们讲话……”

傅飞云勾唇一笑：“四姑娘别紧张，我没有怀疑四姑娘，你是家姐的好友，飞云自然是信得过你的，希望今儿的事四姑娘听了就忘了吧。”

言罢，他朝桃树上看了眼。

汪子芹思及刚才那声响，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下那把匕首，不由的浑身打个寒战，脸色发白地点点头。

傅飞云走到桃树前，不费吹灰之力地取下匕首，在手中转了转，挽了几个剑

花，这才将匕首插回靴子里，起身时朝汪子芹露出一个称得上是邪魅的微笑。

汪子芹目瞪口呆，心中又好气又好笑，气傅飞云威胁她，笑傅飞云这种威胁手段真是幼稚。

“我送汪姐姐去寿安堂。”

傅飞云说完，走到汪子芹身边，朝她伸手做个手势。

汪子芹松了口气，举步跟在他身后。傅飞云笑看她一眼，却突然顿住一步，正好跟汪子芹并肩，他抬手从汪子芹发间捻下两片桃花。

汪子芹惊骇地不敢喘气，浑身僵硬，生怕傅飞云要杀他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就是能从傅飞云身上感觉到杀气。等她看清只是两片桃花时，不由的满面通红，自嘲自个儿太胆小了，傅飞云就算杀人也不会在自家后院里杀人，更不会在傅凌云的及笄礼上杀人。

傅飞云将她送到寿安堂附近，指了指路，便转身大步流星地去了前院。

汪子芹这才发觉这一路行来，她手心里全是汗，听到有人呼唤她，赶忙进了寿安堂。

定南侯府为给傅凌云行及笄礼，虽然客人不是很多，但场面绝对隆重，傅凌云既是嫡女，又是这一代孙女中第一个行及笄礼的，当然得隆重。中午吃过丰盛的宴席，下午请了京城最著名的戏班子听戏。

听戏到一半，宫里皇后娘娘和贤妃娘娘特意派了太监赏赐及笄礼物，这让近一年才走进贵夫人视线的傅凌云名声大噪，大家都不停奉承傅老夫人。

傅老夫人满面红光，因为赵家落魄而生的郁闷之心也渐渐消散了，满意地拉着傅凌云谦虚，外祖母林老夫人则一唱一和地夸奖傅凌云，笑的满面褶子。

直到临近傍晚时，宾客才渐渐散去，傅凌云累得腰酸背疼，脸上的肌肉也笑得有些僵硬。扁豆和苍耳两人一左一右搀着她的胳膊回梨蕊院。

刚走出寿安堂，赵流云就跑出来，垂着头说：“凌云姐姐，我的生辰礼物还没机会送给你呢。”

傅凌云顿住脚步，回头客气地笑道：“多谢赵妹妹，劳烦你了。”

她有些奇怪赵流云怎么像变了性子似的垂着头，以前她可是一只骄傲的小孔雀，从来都是高高昂着头，即便赵家倒了，她也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。

赵流云正要把礼物递给傅凌云，发现傅凌云两条胳膊在两个小丫鬟手里，那

两小丫鬟也没法腾出手来。扁豆有些不满，正要放开傅凌云去接礼物，赵流云忙把盒子抱回怀里，又垂下头，抿着唇，不自然地笑说道：“我送凌云姐姐一程。扁豆，你还是扶着凌云姐姐吧，凌云姐姐这天很累了，而且我今儿身子骨不方便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当面向凌云姐姐道贺。”

傅凌云眉心微蹙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好吧，我们去梨蕊院说话。”

其实，她并不觉得赵流云这个人有多坏，可能她心眼坏，但她手段太低劣，所以，傅凌云在心里还没把赵流云当成对手。

一行人很快回到梨蕊院，傅凌云和赵流云面对面地坐在厢房的圆凳上，赵流云拿出礼物，傅凌云打开一瞧，是一支鸾凤和鸣赤金簪。

傅凌云的眉心就皱了皱，赵家已衰败了，靠着傅老夫人的接济才没有落魄到去行乞，而赵流云却能随手送她一根赤金簪子，也不知是赵流云太天真，还是她太爱面子，但傅凌云并未说什么，今儿是她生辰，她可不想给自个儿找晦气，便诚恳地道了谢，命丫鬟上茶。

也就是铃兰奉茶的这一会儿时间，傅冉云笑盈盈地也来了梨蕊院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：“大姐姐，我又来你这里蹭饭了！”

一进门，傅冉云接着嬉笑道：“今儿大姐姐都没好好跟我说话呢，晚上大姐姐可要好好做个席面补偿我……哟，流云姐姐也在呢，那正好，就当是我们姐妹给大姐姐单独过个生辰了。南星，你去把三姑娘、四姑娘、五姑娘、六姑娘、七姑娘都请来，你就说是大姐姐说的，谁不来就是不给大姐姐面子。快去！”

南星是傅二夫人新为傅冉云挑上来的大丫鬟，她先看了眼傅凌云，见傅凌云笑盈盈的，没有阻止的意思，连忙蹲身应诺，出去让小丫鬟叫人。

不大一会儿，傅家孙辈的女孩子全都言笑呵呵地来了，大家注意到赵流云比往日沉默得多，就连傅冉云都受了冷落，纷纷问道：“赵姐姐怎么了？”

赵流云不敢开口，洪嬷嬷知道她的心思，代为答道：“我们姑娘昨儿个不小心磕到舌头，不方便开口说话。”

九岁的七姑娘傅英云天真地说道：“那待会儿得让丫鬟把菜吹冷了，赵姐姐才可以吃哦！”

傅凌云揉揉傅英云的脸：“我们七妹说的对，真是贴心的小丫头啊！”

傅英云却还执着地盯着赵流云，等她回答。

赵流云无奈，只好朝小丫头点了点头。

傅英云这才咧开嘴笑了，她正是换牙的年纪，这一笑就露出一上一下两个缺了的门牙。

赵流云脸色微变，又垂目不语。

傅冉云见状，嘻嘻笑道：“看着七妹我就想起了小时候，大姐姐，以后你就是大人了，以后可不能再像我们做小儿状，不如，咱们再来玩一次童年的游戏好不好？”

傅凌云淡淡抿唇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哦？好啊，你想玩什么游戏？”

傅冉云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傅凌云的眼中似有寒意，再定睛去瞧，傅凌云明明只是眼含笑意，她暗道自个儿想多了，食指点了点太阳穴似在思考，半晌后甜笑道：“有了，就玩捉迷藏吧！算起来，我从十岁后就再没玩过捉迷藏了。”

傅凌云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傅家姐妹们见傅凌云答应了，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傅冉云又建议就在梨蕊院的院子里玩游戏，出了梨蕊院范围就大了，不好找人，又义正辞严地叮嘱丫鬟们不许放水。商量定，大家抓阄，第一轮是六姑娘傅绣云捉人。

傅冉云给傅绣云戴上黑色的眼布，还调皮地拉着傅绣云转了三个圈，大家这才笑着哄而散，各自去找躲藏的地方。

第二轮是赵流云做“瞎子”，轮到第三轮换成傅冉云。

傅冉云大喊一声：“大家准备好了吗？”

没人回答她，她又俏皮地问：“七妹妹准备好了吗？”

傅英云反射性地回答道：“我准备好了，二姐……”刚出口，她便懊恼地捂住嘴巴。

傅冉云哈哈大笑：“我知道你藏在哪里哦！我去捉你了！”

傅英云受惊，想换个地方藏身，谁知，还没藏好，便听见傅冉云的脚步声。她左躲右闪，慌乱之下藏到一棵榕树后，发现那榕树后有个可容一人藏身的树洞，赶忙钻了进去。

傅冉云的脚步声便渐渐远离，傅英云得意地咧咧嘴。直到傅冉云把所有人找出来只剩下她时，她也不出来。她骄傲地听着傅冉云到处喊她，用各种手法欺骗

她现身，可她再也不会上傅冉云的当了。

直到天色渐晚时，傅英云怕黑，听到傅凌云也在唤她，她这才耐不住出声，可她发现自个儿卡在了树洞里，动了动身子，突然感觉屁股底下被扎得很疼，她更害怕了，高声喊：“大姐姐救我。”

傅凌云听见她哽咽的声音，一下子记起那个可容人藏身的树洞。

她让铃兰拎上灯笼找到那棵榕树，看见傅英云果然藏在树洞，顿时哭笑不得地嗔怪道：“怎么这般调皮，也不怕树洞里有虫子！”

傅英云环住傅凌云的脖子，憋着嘴哭道：“有虫子咬我！”被傅凌云抱出了树洞，她却又感觉不到那种针扎似的疼了。

她朝树洞低望了望，惊讶地说道：“有反光，好像是个黑色的东西！”

其他一同过来的姐姐们气笑了：“大姐姐吓唬你，你还当真了！”

傅英云不服气地说道：“真的有东西扎我，不是虫子，像是针。”言罢，她在大家的阻止声中伸手，果真从树洞底摸出个黑色的东西来，就着灯光一瞧，是个黑色的布偶，还是个人形的布偶。

众女神色大变。

傅凌云狐疑地翻过布偶，只见布偶的后面写着傅老夫人的名讳和生辰八字，而且生辰八字上扎了许多细小的针。傅英云觉得扎得慌就是这针透过布偶扎到她了。

众人呆愣，傅冉云反应最快，惊讶地捂住嘴巴：“大姐姐，这个脏东西，怎么会在你的院子里!?”

傅凌云寒目扫过她，大家不禁都噤若寒蝉，傅冉云吞吞吐吐的，后面的话犹豫着没有说出来，但看向傅凌云的眼神却是失望而质疑的。

傅凌云冷笑。

傅英云“哇”地大哭：“大姐姐，这布偶不是我的！”傅英云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但猜得到这绝对不是好事，在傅老夫人的生辰八字上扎针，这怎么可能是好事呢？

傅英云的哭声打破了院子里诡异的静寂，傅冉云气愤地说道：“不管事谁做的，诅咒老夫人都是不对的，我们作为孙女一定要找出做坏事的人！大姐姐，事关老夫人的身体健康，这事得上报给老夫人知道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她看着傅凌云的眼神却是咄咄逼人，明显就是怀疑傅凌云干的。

傅凌云寒声道：“当然得禀报老夫人，还要让二婶娘和四婶娘认真查查，到底是谁在陷害老夫人，陷害我！”

傅家姐妹一向唯傅凌云马首是瞻，而且她们大多都不相信是傅凌云做的，闻言都纷纷点头赞同，一行人便带着那黑色的布偶去了寿安堂，同时，傅凌云让苍耳和扶郎分别去请傅二夫人和傅四夫人。

傅二夫人和傅四夫人大惊失色，顾不上站了一天脚疼，连忙到了寿安堂来，这时傅老夫人才从小佛堂念完一篇经文回到正厅，正要唤人摆饭呢，见大家不苟言笑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徐嬷嬷面有为难地将傅凌云禀报的事重复一遍。

傅老夫人越听，脸色越沉，冷冷的目光扫过一种孙女和侄孙女赵流云，冷声道：“把那人偶拿来我瞧瞧。”

徐嬷嬷劝道：“老夫人息怒，那等脏东西何必拿来看，脏了老夫人的眼。”

“拿来！”

徐嬷嬷不敢深劝，惶惶不安地将人偶拿给傅老夫人，但坚持不让傅老夫人亲手沾到，以免真的诅咒到傅老夫人。

傅老夫人面沉如水，拍了拍雕花桌案：“哼，我天天念佛，有佛主保佑，难道还怕谁诅咒我不成？”

徐嬷嬷噤声。

傅四夫人自从醒悟之后，对傅老夫人的身子骨特别着紧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兹事体大，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！若是让媳妇查到是谁背后咒您，我定要剥她的皮，拆她的骨！”

傅凌云扫了一眼傅冉云和赵流云，嘴角讽刺地勾了勾。傅冉云和赵流云不约而同地觉得脊背上有股阴风刮过。

毫无疑问，若是查不出来是谁做的，傅凌云就是头号嫌疑人，即便是梨蕊院的哪个丫鬟婆子干的，傅凌云也难以摘清干系。

傅老夫人点点头，傅二夫人和傅四夫人接下查访的任务，自然是先从梨蕊院查起，询问梨蕊院的丫鬟婆子可曾有这种黑色的布料。

还没等问，傅凌云便道：“这是黑色蜀锦，是四年前赵家大表嫂去世时，赵老夫人分发到我们府上做丧服的料子。”

傅凌云所说的赵家大表嫂是赵世琪的原配夫人，现在这位大表嫂是填房。

傅二夫人道声“晦气”，连忙让傅凌云“呸”了两声。

傅老夫人的脸色却更难看了，她的目光略过赵流云，这件事里赵流云也是有嫌疑的。

事关己身，赵流云急了，突然出声问：“凌云姐姐，你怎么确定这是四年前我们家送来的料子？”顿了顿，她又质疑地加上一句：“凌云姐姐怎么对这种布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
赵流云一开口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凝聚在她身上，本来躲闪的目光就光明正大地盯着她。

大家看看赵流云，又看看傅凌云，很明显，赵流云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不过，这一看，大家都惊讶地发现赵流云说话有些漏风，不是因为舌尖被咬破了，而是因为她门牙掉了！

赵流云注意到大家的目光，赶忙懊恼地垂头。

刚才还在哭泣的傅英云这会儿却忍不住扑哧一笑，意识到失态，她赶忙用双手紧紧捂住嘴巴。

傅凌云看了赵流云一眼，平生静气地解释道：“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府上参加过的丧事，离得最近的便是前头大表嫂的丧礼。当初大表嫂是在剑南道去世的，大表哥和表舅老爷（赵老爷）扶灵回京治丧，这料子是舅老夫人（赵老夫人）从剑南道带回来的。那时我正和家里的针线师傅学习裁剪衣服，我们侯夫人便将几位长辈丧服的裁剪任务交给我，所以我才记得这般清楚。我记得剩下的料子都被侯夫人收到库房了，那些丧服也在丧礼之后给烧了。赵妹妹，你还有疑问吗？”

赵流云喏喏地说道：“没有了。”

傅老夫人阴沉地扫了眼赵流云，傅凌云是她亲孙女，为人向来磊落光明又孝顺，赵流云质疑傅凌云，不仅是对傅凌云的侮辱，也是对她这个当祖母的侮辱，试想想，若非她这个祖母没做好，她最宠爱的孙女又怎么会用巫蛊这种东西诅咒她呢？



“老二媳妇，查查那生辰八字的笔法，看看能不能认出是谁的字。”傅二夫人的父亲在书法界小有名气，傅二夫人跟着也学了点辨认字迹的本领。

单是写字这项就排除了许多丫鬟婆子，因为绝大部分下人是不认识字的。

赵凌云若有所思，着眼看了下傅冉云，傅冉云却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状态。她自叹在伪装这方面的确不如傅冉云，以后向傅冉云学习的地方多着呢，便也端正脸色，反正傅老夫人怀疑谁也不会怀疑她的。

傅二夫人应诺，看了半晌确认不是傅家姑娘的笔迹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口气。

傅老夫人点点头，傅二夫人又在她的示意下让梨蕊院的下人每人写下自个儿的名字，依然没查出头绪来。

傅老夫人叹口气，凝眉细思，这府中难道还藏着她不知道的人在害她吗？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林氏用那种隐身法回到府里来诅咒她。

傅老夫人摇摇头，觉得不太可能，脑中灵光一闪，说道：“老二媳妇，查查针脚。针脚就跟笔迹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。”

傅二夫人应诺，对着灯光仔细查看，拆了一截又继续看，她突然疑惑地“咦”了一声。

干巴巴等了半天的傅四夫人忙问：“二嫂发现什么了？”

傅二夫人凝了她一眼，招手唤来女儿傅云丽：“丽丫头，你来瞧瞧，这是不是你们姜师傅的针法？我说呢，瞧着有些眼熟。”

众人都是一愣，傅云丽连忙上前，细细瞧了片刻，惊疑不定地说道：“的确是姜师傅的针法！姜师傅经常上课给我们演示绣法，我认得她的针脚。”

傅老夫人也瞅了一眼，继而大怒：“针脚这般细密，间距均匀，非二十年的功力不能达到，我们府里的绣娘都没这么好的绣法呢！来人，把姜师傅和文师傅都给我叫来！”

傅老夫人非常生气，傅家是武功之家，怕被人笑话女孩子粗鲁，她对待那些女师傅犹如座上宾，甚至不计前嫌，小林氏被送家庙也没把她们送走，还在傅凌云的及笄礼上留有她们的一席之地，如此给她们长脸，抬高她们的地位，而姜师傅居然就是这般回报她的！

傅冉云再好的定力也没了踪影，为什么事情不是朝着她期待的方向发展？怎